

“蓝斗篷”侦探系列



雪点劫案

周宜地 著 ● 鳜江出版社



耻辱焚毁的爱，却播下一片仇恨……

屠 洪 劫 猛

周宜地 著 • 鸳江出版社

〔闽〕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零点劫案/周宜地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1999. 8
("蓝斗篷" 侦探系列)

ISBN 7-80610-744-4

I. 零… II. 周… III. ①中篇小说: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6953 号

"蓝斗篷" 侦探系列

零 点 劫 案

周宜地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1168 1/32 9.75 印张 225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10—744—4
I · 138 定价: 13.4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侦探与当代英雄

——序“‘蓝斗篷’侦探系列”

林 炳

1

中国的侦探文学不仅博得国人的喜爱，在世界上也广有影响——这指的是中国古代的“侦探文学”即“公案小说”。有不少外国的侦探题材文艺作品取材于中国公案文学，或者模仿中国古代公案文学的格式，援用公案小说中所表达的深厚的文化意味。比如荷兰作家罗伯特·梵·吉利克的“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就完全模仿我们古代的公案小说。

中国公案小说的成熟要比西方侦探小说早得多。外国文学史首推爱伦·坡为侦探文学的鼻祖，而中国的公案小说《包龙图判百家案》（成书于 1594 年即明万历年间）比爱伦·坡的创作早了 350 年。从侦探小说特定形式的成熟、从人物塑造的完整性、从情节的丰富性来看，包公案比爱伦·坡的小说都高出一大截。更遑论《包龙图判百家案》一气推出 100 个公案故事，而爱伦·坡《述异集》中算得上侦探题材的也不过十个左右。

然而，当世界各国的侦探文学群雄并起、万华竞发之时，中国的侦探文学却出现一个相当长的断裂期。近年，我国当代侦探题材文艺作品出现了不少令读者与观众欣喜之佳作，但置于开放的文化格局中，放在当今世界侦探题材文艺作品的同一水平线上，

仍显见其不足。当然，各国文化自有其侧重和指向，不能在同一量级的竞技台上比出个绝对的输赢；而面对着大量翻译进来的侦探文学以及侦探题材的影视作品，还包括更多的不用翻译就直接通过各种传媒进入我们大众视野的作品，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力量进行一番检阅并做好下一步较量的准备。

鹭江出版社推出的“‘蓝斗篷’侦探系列”荟萃了我国侦探小说创作的 10 部作品，恰与群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 10 部《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文库》一南一北相呼应。如果经年坚持这样的南北唱和，可以预期我国的侦探文学创作一定会重现公案小说的辉煌。

我国文学创作正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时期。文学观念与创作的重新调整是必然的趋势。这一次调整与 80 年代中期作家的自觉全然不同，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市场格局强迫作家们进行新的选择，也就是说，这次的文学观念调整带有相当大程度的非自觉成分。

当坚持文学现代性的“纯”小说困守于日渐窄小的地盘，当粗陋的文字产品日渐膨胀并败坏大众读者的文化知觉，“‘蓝斗篷’侦探系列”的一些作者们试图拓展出中间地带——既坚持“纯”文学的思考与审美意义，又使广大读者乐于接受。

2

我国的侦探文学与国外“同行”相比，可以看出技巧技术、生活色彩等方面的弱项。有人认为这些因客观条件不可改变的弱项，注定了我国侦探文学的不能“出彩”。这虽也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把握问题的关键。

问题的关键是，在当代文艺作品所构建的整个世界格局中，侦探人物应该如何定位？我们说的是文艺作品所构建的世界格局，是一种“假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指现实生活；所以我们所讨论

的侦探人物的定位，也是在文艺消费意义上“假定”性的定位。

我对此的理解是，侦探人物是当代英雄，这是我对文艺作品中的侦探角色的定位。

每一时代的叙事文学作品中，都有某种身份的人物充当英雄的角色。各民族的远古传说中，神总是主宰世界的英雄。后来，在历史演义、史诗传奇作品中，只能由帝王将相，或者敢与跟帝王将相对抗的人物才称得上英雄。西方文艺复兴、启蒙主义运动后，有一段时间里平民人物成为叙事文艺作品中的主角，即与传统的英雄品格相反的“反英雄”形象——比如“流浪汉小说”中，就以社会地位最卑微的人物为“英雄”，这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济公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俄国文学中，创造出最早的“多余”形象的作品竟是以《当代英雄》为名。可见“英雄”这个称号一度陷入过于强调平民意识的庸凡化的社会情绪中。

这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幸，却也带来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主义的复苏。无论是描写统帅人物的史诗式作品，还是“战壕文学”等记述普通士兵的文章，都在追寻新一代英雄的精神风姿。

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冷战，经历着世界格局的不断重组，经由各种思潮的风云变幻，文艺作品中的“英雄”的接力棒传到了侦探人物的手中。

一部著名的英国侦探小说题为《要不要告诉总统》。描写美国新一任总统刚刚上台，就受到严重的人身威胁；当然，同时受到威胁的是国家的安全。作品的主人公不是总统，而是联邦调查局的年轻特工麦克。这个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特工解救了总统，解除了整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这部侦探小说除了题目很耐人寻味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身份——杰弗里·阿切尔在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是英国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也就是说，作者弃政

(或离政)从文时,他心目中理想的拯救世界的人物,不是政坛巨擘,而是侦探式的人物。

胆魄过人、救难拯厄的侦探人物,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中涌现。侦探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不靠组织与调动军队、使用先进武器大规模歼灭敌军,而是发挥自己的智力与勇气,用巧妙的手段发现凶犯与消灭凶犯,从而制止战争与大规模的杀伤性行为。这样的人物,成了人们的崇拜对象。

如果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新近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中,侦探人物成了匡扶人类正义、把握世界命运的主要人物。这虽然只是一种“文艺”的、娱乐消遣式的假想,但毕竟也反映了文艺创作的一种流向,反映了人们思想评价和理想情绪的一种走向,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秩序重构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匡扶正义、维持世界和平秩序的期望。

这当然不是一种对待社会现实的态度,而只是一种天真的、理想式的情绪,就像古代初民相信“神”会制服“恶魔”,给人间带来永久的安宁一样。在文艺作品中,这种“返童”式的天真的情绪增加,应该说是人类对自己命运的信心的增强。侦探文学作品中包括着人们对安定的世界秩序的期盼,对正义与公理的呼唤,而实现这种期盼,回答这种呼唤的,就是有智有勇有胆有识,也总有一些小毛病的侦探人物。

及至庞大的核武库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着全人类的命运,及至恐怖组织以非常规的手段残暴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制造重大的危机,及至人类的生存受到各种潜在的、致命的不安全因素(如生态、生化、人工智能等)的侵扰,及至人们发现外部自然世界中存在的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如大规模自然灾害、甚至外层空间的入侵者),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担忧日益增加。人们希望有更强大的力量来维持这个世界的安宁,希望

除国家元首、军队、法律之外，还有更可靠的方式保护着生活的安全。这种期望，也就是当代英雄——侦探人物越来越被神化的理由。他们经常能完成总统、军队、以及司法机构所不能完成的“平暴安良”的艰巨任务。

3

侦探人物成为当代英雄的另一个条件是，侦探人物所担负的使命的改变。早期侦探人物的“用武之地”，多半在于追寻被窃的珍宝，破获人命案。福尔摩斯的放大镜就是早期侦探人物所具有的功能的典型“意象”。也就是说，早期的侦探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细微的、人所未见的“蛛丝马迹”。中国的公案人物，实在比早期外国的侦探气魄大得多，包公动不动就跟皇亲国戚较量一番。包公所用的三个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可以说是中国公案人物的“意象”。铡刀一放在公堂前，坏人的脑袋搬了家，正义就得到匡扶与伸张。“铡刀”与“放大镜”这两个意象有很大的差别，但都说明早期侦探的基本任务是识别与铲除社会中的个别坏人。

当代侦探的任务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除暴安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还是他们的职责，但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与整个世界安全。也就是说，侦探小说的关注点，已经从对具体的个别公民的生命财产的关心，转移到对整个世界安全的关注。这是侦探文学的一个极其有价值的思潮，是通俗文学价值观念的一次大的提升。

在雅克·安多瓦纳的小说《帝国银行劫案》中，罪犯窃掠了日本东京帝国银行的上百万钱款。这部背景发生在二战后的侦探小说，想像力是很大胆的。小说另一个独特的构思是，最终没有发现真正的罪犯，当然也不能弄清楚罪犯的真正目的。不能侦破的案件，不能弄清的犯罪目的，这使侦探的眼前出现一片空白，出

现盲视区。空白与盲视，正是侦探目标与任务发生转移的一个起点。

在后来的侦探作品中，侦探的使命常常不局限在保护财产、保护个别人的生命安全，而是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重任担负起来。美国伏尔特·韦杰的小说《电话行动》中，克格勃的战争狂人窃取美国的核战略设施机密，其目的在于毁灭西方世界。在巴拉德的小说《第四帝国行动》中，虽然几个国家的特工是围绕着一只存在瑞士银行里的金老虎展开追逐，真正的目的却在于制止德国纳粹力量重新将世界带进战争火海的阴谋。

这样的构思，人们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也许并没有想到，这样的构思，侦探任务的移位，包含着怎样的社会情绪倾向？我们的侦探文学，是不是也可以对人类共同的命运，对共同的社会情绪倾向加以关注和表达？

4

侦探人物成为当代英雄的另一个条件是，他们所拥有的以及所面对的，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当一种新的科技理论刚刚诞生、一种科技成果刚刚出现时，最先使用它们的，或者是侦探，或者是侦探的对手——犯罪分子。这里当然指的是在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在大众所能接触到的直观的知识对象中。

比如日本新干线铁路通车，这无疑是科技新成果。当人们正在享受这一科技进步的产物时，就出现了以新干线为背景的惊险作品——恐怖分子在列车上安放了炸弹，列车只能以高速前进，一放慢速度就会导致爆炸。这个设想的本身就是源于民众对科技成果的一种隐忧。而解除这个灾难，使高速列车安全运行，保护了新干线铁路的，是特工侦探。

这就是侦探成为当代英雄的一个实例。在大众的视野里，科技人员没有成为英雄，政界领导人没有成为英雄，军人也没有成为英雄，而侦探成了英雄。当然，这只是在假定性的、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价值判断。这种从文艺作品所虚构的世界里得到心理安慰和假定性满足的社会情绪，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需要的——即使在文明程度非常低下的社会里，人们也需要虚构出自己这个地域、这个群落的保护者。在高科技时代，侦探人物对科技的熟练掌握，既是创作者赋予他们的一种几乎与生俱有的才能，也是一般民众所希望、所乐于承认的事实。

近年来，电脑技术的发达，给人类的生活带来许多新的景观。但不可否认，一般民众，甚至包括电脑专业技术人员，对电脑在人类生活中会带来哪些福与祸，都抱着疑惑与隐忧。在这种社会情绪氛围里，侦探人物在运用电脑造福人类、制止犯罪等方面，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在近年许多侦探题材作品中，常常离不开电脑技术的运用——这是任何其他题材作品所没有的一种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说明，侦探作品中的侦探人物是高科技的化身，或者说是高科技的代言人。

大名鼎鼎的邦德——“007”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国通俗小说家伊恩·弗莱明于1958~1964年间创作了“007”间谍题材小说系列，据称是以双面间谍达斯科·波波夫（1912~1981）为模特儿。1962年，英国埃恩电影公司根据伊恩·弗莱明的小说摄制了第一部詹姆斯·邦德的影片《007追击NO博士》。及至1995年，布丁·坎贝多导演的新“007”系列影片《黄金眼》（后来还有以香港为背景的续作）。从“007”半个世纪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邦德操持的武器，不再是早

期小说与影片描写的冲锋枪、匕首，而是激光武器、太空武器；他的侦察工具、通讯工具不再是潜望镜、传真机之类的玩意儿，而是电脑机群、国际互联网络；他的交通工具也不再可能是客运火车，而是子弹列车、轻型超音飞机；他所要截获的不是一份情报或情报的传送工具，而是太空武器的枢纽设施。

可以相信，今后任何一种新的科技成果的出现，都会被（虚构世界里的）侦探所首先占有和运用。这也是侦探之成为当代公众心目中英雄的一个重要条件。

5

侦探文学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投合社会民众最敏感的、最迫切的心理需要，则是诸因素中最重要的一条。

当然，中国的侦探小说，未必要步国外同类题材作品的后尘。中国侦探人物的英雄主义的表现方式，也未必要向外国“同行”学习。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优秀的侦探题材文艺作品。我们可以预知，在我们优秀的侦探文学作品中，一定能塑造出让民众崇拜的当代英雄形象。

希望有朝一日读者将像记住“包公案”一样，记住“蓝斗篷”。

审判爱情	(1)	45
第三者	(45)	45
被跟踪的刑警	(93)	33
零点劫案	(131)	48
第一百张蛇皮	(179)	46
今晚有爱情	(225)	
今日暂停营业	(261)	
后记	(298)	

审判爱情

接手“11·1”案件，是同学兼顶头上司杨文元对我的照顾。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出色的刑警，尽管与杨文元同时从省警官学校毕业同时分配到S市公安局，如今他已经是刑警队长据说有可能顶替即将退二线的一位副局长的位置，而我在刑警队却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譬如说，只能接手一个女人失踪的“11·1”案件，而且明显地感到享受照顾的滋味。因为，杨文元交代了任务后拍了我一掌，说，能不能创造个奇迹老同学？

我笑笑，心中说，能创造奇迹的案件会给我吗？“11·1”案，非杀非抢非盗，只不过是S市钢厂一个名叫陶小芸的女人失踪三天而已。

配给我的助手小潘，也没办过什么大案要案，但比我有更强烈的表现欲望。他说，也许真能创造一点奇迹，一个身为财务科长的女人突然失踪，会不会是携带巨款潜逃？或者是被人谋财杀害？我说，也许是吧，心中却不以为然。

S市钢厂接待我们的是保卫科长，他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陶小芸，女，48岁，1964年参加工作当化验员，后自学财会专业，1985年调入财务科，1990年担任财务科长，从未结过婚，一直独居。据查，10月29日起就未见上班，11月1日由管财务与经营的副厂长伍学军将情况向保卫科通报，保卫科便立即向市公安局报了案。

介绍完情况，保卫科的人陪我们去察看陶小芸的卧室。门已被保卫科贴上了封条，并且新钉了反扣挂上了一把锁。你们已察看了她的卧室？我问。发现人失踪后，起先以为是煤气中毒，便撬开门进房看了看，没发现人在室内就锁上了，没有动室内的东西，保卫科的人说。进了房，我发现室内一切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这个陶小芸，看来是个很精明的人，我想。小潘问我，要不要认真检查一下？我没答话。没有弄清楚陶小芸的失踪原因就搜查她的卧室，是不是太冒失了一点？万一她突然归来，怎么交代？我一边想，一边四处看看，并不去动室内的东西。推开卫生间的门，我发现洗衣机桶内泡着衣服。仔细一看，衣服已经搅拌过了，电源插头也没拔下。看样子，陶小芸离家前正在洗衣服。那么，她肯定是临时有事离开的。由此看来，她没有出远门的准备。

能不能找几个了解她的人谈谈？我问。

可以，去财务科吧。

保卫科的同志领我们到财务科时，恰巧碰上伍副厂长。猛一见，我不由得有点嫉妒。看他那样子，大概也就二十七八岁吧，竟然当副厂长了。伍副厂长挺热情也挺焦急，一把拉住我往他办公室走，边走边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尽快帮我们找到人吧，厂里有好多工作等她处理呢。听他的口气，并不担心陶小芸出太大的事，好像是外出探亲出差一样。问了问情况，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我想起小潘的猜测，就问，她在经济上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伍副厂长连连摇头，说，陶科长办事认真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经她的手办的账，从未出过问题。厂内财政，出过什么问题吗？比如较大的款项去路不明？小潘插嘴问。伍副厂长说，你怀疑她携款外逃？不会，没有这种事。

接下来便谈了些诸如陶小芸所有亲朋好友能联系的几乎都已经联系过了之类，总之，陶小芸无踪无影也无丝毫线索。看来，

“11·1”案能给我一点奇迹，似乎是不太可能了，连兴致勃勃的小潘都没有了刚接手时的冲动。

去电视台来则寻人启事吧，我说。

奇迹却在我与小潘垂头丧气的时候出现了。电视台播出寻人启事后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94年11月3日下午10点15分，S市人民医院给公安局刑警队挂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话，说一个住院病号——市钢厂的高工童言请他们转告，头天晚上电视里寻找的陶小芸的下落他知道，请公安局派人马上去医院。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和小潘自然大喜过望，立马骑上摩托车往医院赶。

童言是躺在病床上接待我们的。他已经被确诊为胃癌，病入膏肓，形容枯槁。见我们一走进病房，便抖颤着手从枕边摸出一片钥匙递过来，说：

她已经……死了……在我……我的住……住房……

我几乎有点怀疑自己的听觉：

什么？她死了？她死在你的住房？

童言闭上眼，点了点头。

怎么回事？我问。

别问，去验……尸吧，完了……我……我把一切……告诉你……

童言断断续续的话，是闭着眼睛说完的。说完之后，向外挥了挥手，让我们离开。

童言的住房，与陶小芸是一个门栋。陶小芸住在五楼，童言住在二楼。如果说陶小芸的住房给人的突出感觉是整洁，那么童言的住房给人的感觉则是空荡、简单。卧室，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书柜一个衣柜，而且都是老掉牙的产品；客厅，两个单人沙发夹一只茶几，一台长虹牌电视机算是最现代化的东西了。陶小芸

确实死在他的房里，而且是躺在床上，盖着棉被。法医开始检查尸体时，我想到一个命题：一个 53 岁的男人和一个 48 岁的女人，两个人都未结过婚却同在一幢楼房里居住，最后女人死在男人的床上，“11·1”案件会不会充满玫瑰色彩？

女人自然是死去了，但似乎死得丝毫不恐怖。白净而无血色的脸，留下的似乎是安详与满足。她不像 48 岁的人，也许是善于保养与没有过生育的缘故，看上去顶多 30 岁出头。这是一个很甜很美的女人，我想，为什么一直不结婚呢？她死守着的是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

小潘很恪守职责，正在严格地查看室内每一物件与可疑的地方。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时地映照在已被法医剥掉衣服的尸体上，令人胆颤。小潘指着床头书桌上的一个玻璃杯，叫我看。杯里有残留的水，小潘怀疑杯中的水与死者有关。我点点头。凭借直觉与经验，死得这么安详的人必定与镇静药物有关。玻璃杯里的水，难道不会与镇静药物有关？小潘又在床头下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个装过药物的小纸袋，袋上写有“童 2—1”和印有 S 市人民医院字样。我让他也用纸包好，带回去检验。然后，踱出卧室，走到客厅。

啊——

我一下子怔住了。客厅里，挂有一幅裱得非常精致的草书字，写的是：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落款是“童言书元稹《离思》诗句，1966 年 6 月 2 日”。

毫无疑问，这幅字是刚才我脑海中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命题的

最好注解。凭我的记忆，元稹这两句诗，用的是《孟子·尽心》中“观于海者难为水”和宋玉《离唐赋》中“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两个典故。看过大海，别的水就不成其为水；除了巫山的朝云暮雨，其他地方的云雨就不成其云雨。言外之意，除了你之外，我谁也不爱了！

独居的单身男人，将手书“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珍藏二十八年，爱之深何其甚！但是，爱的是谁？是床上这位48岁的女人吗？那为什么同在一个单位而不结合？不是这个女人？那她为什么也独居，为什么死在童言的床上？

一个谜？一个爱情之谜？

第二天，检验报告出来了。陶小芸的胃液化验证明，是服用戊巴比妥钠过度致死。杯内的残汁含戊巴比妥钠成分，“童2—1”药袋也是装过戊巴比妥钠的。就是说，陶小芸是喝了溶解有戊巴比妥钠的茶水而死亡的。戊巴比妥钠是一种易溶于水，服后十五分钟即可显效的催眠药，过量服用会引起死亡。

“童2—1”药袋无疑是童言用过的，难道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是“11·1”案件的凶手？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情爱者是凶手？但是，否定他是凶手却又极难。人，死在他房中，他也知道人死在他房中，装戊巴比妥钠的药袋又是他用过的。

是不是去医院？小潘问。

我摇摇头，说，先了解一下陶小芸与童言的关系吧。其实，我心中还在纠缠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命题，吃不准怎么去面对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

调查出乎意料的顺利。童言1965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后分配到S市钢厂，与他一同分配来的还有恋人兼同学严玉芬，一个多情的湘妹子。童言倜傥潇洒，一进厂便引人注目，好些年轻女